

赵宇共 著

中国上古文化人类学小说

走婚

赵宇共 著

中国上古文化人类学小说

走 婚

作家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走婚/赵宇共著. - 北京: 作家出版社, 2001. 5
ISBN 7-5063-2115-7

I. 走… II. 赵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1) 第 021912 号

走 婚

作者: 赵宇共

责任编辑: 袁 敏

装帧设计: 曹全弘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: 100026

电话传真: 86-10-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-10-65004079 (总编室)

E-mail: wrtspub@public.bta.net.cn

http://www.zuojiachubanshe.com

印刷: 京安印刷厂

开本: 880×1230 1/32

字数: 386 千

印张: 14.5

插页: 4

印数: 001-10000

版次: 2001 年 4 月第 1 版

印次: 2001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7-5063-2115-7/I·2099

定价: 25.00 元

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

依华人胞胎落土之地为性命根的观念，宇共是古称长安今谓西安人。儿时唐皇城上玩土撒尿，少年时看半坡彩陶人面鱼总想摸摸尖底瓶。中学酷夏躲热碑林枕十三经青石午睡，文革后下乡在唐高宗武则天陵畔务农三年。喜新厌旧体制内自调动十二个工作单位，前后做过十五种职业，一九八八年北京大学首届作家班毕业后又不写小说，专攻人类学做民俗田野调查。历时四年访游华夏上古遗址，尽览甲骨汉简多学科相关文献，伏案三年方成此书。时下风尚惠实逐利，亲友指鼻直言宇共愚痴。惟深夜独望天空时，窃想或许有日月星云，能解我心意五味？

关于陶器的文章得与半坡氏族博物馆的张云君张相识。他们送我已得刊的全套《史前研究》杂志及史前考古报告，並约我去半坡博物馆看那些未经展出的内部藏品。

穿过如监狱般严实的几道铁门，当我置身于那些奇形异样的史前陶石骨玉角类器物之中时，恍恍惚惚似乎灵魂出窍，影影迷迷象幻觉象梦中隐混的记忆，心中涌动着什么，又雾雾地甚也不清亮。这是六千年前半坡先民居落遗址出土的器具，是他们实实在在使用过的物品，可为什么这样多我们无法确知含义的纹饰？无法解读的刻符是什么意思？会做平底器的半坡人为啥非把陶瓶陶罐做成不易放置的平底？象牙骨针陶釜等可知用途，大量的器物和地面构筑的我们今天的逻辑显然不能解释。这块土地上生活过的先民们，他们的生活与今天的我们仍有什么关系？

有十一件被称之为“平底船形器”的灰陶器，长约6厘米口径长约8厘米，平面呈椭圆形或圆角长方形，接近底部的周壁上有四或六

20×20=400

人民文学出版社稿纸

作者手迹

1

我们要去探访远古的祖先，他们的在天之灵已经等了我们五千年！

五千年前，黄河流域渭水一带，气温比现在温暖潮湿，环山遍野满是绿润的竹子林、芦苇、艾、薏苡、芡菁、石松、地蕨、苍苔；从秦岭峡谷蜿蜒而出的河流，绕过升冒炊烟的族寨流向渭河；那时的河水也远比今日开阔，鲤、鲢、鳙、鲫、鲇、多鳞产颌鱼等地跃出水面，吃鱼的貉不时出没；河边浅水中，大片大片的沼泽，圆螺、榧螺、鳖、龟、蚌、贝、虾、蟹、蛭、泥鳅缓缓蠕爬，鳊、鸬鹚、鹤、鸱、螭缩头探爪地觅食；山川丘壑上覆盖着从无人脚踏过的原始森林，高高低低的油松、冷杉、云杉、铁杉、榛、柳、桑、栎、楸、桃、鹅儿枥、柿、黑枣树密匝交错，生涩鲜酸的气味直扑人鼻；许多现已绝灭的鹰、雕、鹏、鹭、鹳子、云雁在天空旋飞；鹳、鸕、莺、鸬鹚、鹊、鸦、伯劳鸟在树枝藤萝间蹦跳吱鸣；山林峡谷灌木丛中，总能看见豹、狼、熊、野猪、羚羊、斑鹿、麋、獐、麝、狐、獾、狸、猕猴、飞狐、竹鼠、短尾兔奔跳厮咬；大群大群的野蜜蜂、大毒蜂、蜻蜓、蝴蝶、蝗、蜚、蛾、螻、蚊蝇，在眼前嗡嗡着悬飞……

突然，风停了，树静了，一切的声响都远去了，只有山谷半腰陡坡上，那丛蒿草发出微微的动颤。

披散头发、光脚、胸裹鹿皮护心——大鱼族的壮汉豹娃，伏蹲

在草丛，他屏住气：搭箭、拽弓、猛闪身，耸起时骨箭惊蛇般掠过草尖，弦震颤，绿丛中弹起皮毛一闪，河谷对岸悬壁上的獐子翻滚。中了！豹娃子喊，没应声，弟兄们拉远了。

蒿草齐胸，头顶嘎嘎雀穿谷，太阳躺在了云上，幽谷眼看着天色阴黑，绿色转暗。

五趾分叉、腐泥草浆染黑的大脚，踩歪荆蒺、踏着藤蔓，下到沟底。公獐，大个！眼珠黑圆、望天，鼻吻抽喘，蹄子缩抖，慢慢，不再动弹。

豹娃依惯例赶紧跪倒，厚嘴唇抿了抿，对獐子说：“我本来，不一定能射着你，那么远。你自己要滚下，沟深，摔死了的。甬恨我，甬让我，拉弓手发抖。甬让我，跑山滚了沟。只把你身囊子，带回寨。魂灵子，还是你的，快脱生去！我不想害你，你也甬害我。我走我的，你走你的……”

豹娃说着，摸出后腰石斧。锋利的斧刃压在獐子薄软的后腿内侧，毛皮翻裂红肉，涌血，血浆欢欢滑过皮毛淌地，土地喝吸了血水。小心割下一片肉，掣九窝拔撮毛贴肉上。朝天一举，双手捧了献放在地上。豹娃子站起，抓了獐子腿蹄，提起正要搭肩，半空谷顶岸，一声尖叫，女人！

头上石块哗哗掉，黑长头发散乱飘直，从谷顶跌下的女人在半空舞臂扎腿，砸碰岩壁，横伸出的树枝折断，绿丛间翻落一团；天空猛闪冲出黑影，谷顶腾空又扑出豹子，半空中前肢展后肢伸，豹子抓不着女人抓不着云团，骤然黑大沉重地扑落，涧水冲天溅迸。

豹娃站立不稳，两眼白花糊糊水雾晃晃耳一震，影子压来，跃起的豹前爪已刺冲眼前；呃！豹娃炸喊，伸头撞去，两臂夹搂，抓箍花豹，身耸立，他与后腿着地的花豹顶成A形。

暴怒的花豹吼叫鼓踊，压不倒汉子，豹脖窝下的人头似木杠撑死，脖后颈蟒蛇般被手臂箍紧。豹娃硬挺立，浑身发狠用劲，大脚掌一点点陷进泥土。

花豹喘气不顺，搭在汉子双肩上的前爪撕抓着，鹿皮护心扯

碎，脊背血红肉皮翻裂。豹娃颤抖，十根手指挖进花豹皮肉，他蹦着喘气、他发狠、他死命箍紧箍紧！花豹憋气，喘，鼓胀的肚腹急速起落，搭在肩后的两爪空处抓挖着。

杀噍！像是久久憋在深水中的豹娃猛探出头来，一声嗷叫，花豹后腿弯曲窝倒，给压在身下。凶暴的汉子嗷嗷吼，关节粗硬的大手，木杈似掐住花豹脖窝子。翻滚，豹尾抽打起水花，枯叶草根泥土石块跳蹦，呃……呃……呃……呃……豹娃又一次骑在花豹肚上，用劲！用劲！用劲！透不过气的豹子无力挣脱，嘴吻喷着黏沫，蹄爪抽搐、哆嗦，一声比一声呜咽短促倒气，豹的四肢慢慢软耷，鼻孔渗出黏血。

呃……！呃……！呃……呃！……呃……豹娃骑在花豹肚上，一声吼一使劲，两手掐紧掐紧掐紧。他沉重的大屁股一下下砸着花豹肚腹，豹下穴喷出一注注血水，清亮的涧水中渗出鲜红，晕红了水面上倒映的白云。

大鱼寨的红毛、哑巴、泥鳅、六指跳急红了眼，喊哑了喉，他们穿过朴树林，翻磨石岭，爬毛竹坡，四处找不见人。

猴吱叫，竹鼠拱土，鸟雀拍翅，土鳖蚰蜒山棘子在枯叶下嗦嗦。赤脚板将刺壳毛栗踩进泥土，踏倒的荆蓊待脚抬起又复挺直。一箭之外刚走出的山林黑昏雾瘴，林中稀薄、虚幻、飘忽恍惚的影子时隐时现。

找不见豹娃，找不见！林子全黑了，四条汉子慌慌下山，大口喘气，没准，豹娃先回了寨子？

华阳山黑林中，几只鹌鹑瞪大眼珠黄晶烁烁。今夜动静大，公豹蹿上树梢，嘍嘍呼叫母豹。夜黑中绿莹莹的豹眼光点闪上跳下，躁急的嘍叫引发远远近近的大小花豹咆哮着。凶怒的公豹叫不来孕仔的母花豹，将叼来的一头死麋鹿撕成碎片。公豹扬头，嗷嗷嗷，绿光点猛撞树干，鹌鹑子吓得跳起扑闪翅。

离鱼寨走两歇路的大蛙寨内，族后老蛙母指着一群毛女子：“寻不见，就回来，你的心大？瞒住我！不敢说，哭、哭，哭活人？

哭死人？你的说，黑点子，灵灵个人，能迷路？”

.....

温软的舌尖舔过额上的伤口，哦，有点蜇痛。豹娃睁开眼，黑糊糊看不清贴近自己的人脸……是女人，鼻嘴哈出的气息轻轻柔软，湿闷闷的，噢，是躺在山洞里，生着一堆火，身下铺了软软的草……眼前的女人，像没见过……

女人见他睁了眼，惊喜地一叫缩回了身子。她笑着，又伸过手来，细手指拨开遮挡他脸颊的几绺头发。柔细的手指朝后梳理着粘撮的乱发，痒痒地挠心，不知从何处散发出葳蕤草的气味……红火苗跳跳，豹娃抬手想揉伤口……

“别动，”女人的手在他头皮上抓弄，“咔吧”，指甲挤破虱子。“还有呢，让你别动，”她灵巧地连连挤出咔吧的声响，“看不清了，等天亮给你挤干净，再不让你痒……哦？”

柔柔的女人细声，一时压住了疼痛，脸上、前胸、手臂，都粘涂了止血的舞鹤草汁糊……豹娃子晕晕闷闷，虚虚地如在梦境……火焰舌晃晃，跳亮，这女人，叫甚名？三湾九族寨，惹眼的，能生娃的女人，男人们总挂在嘴上……噢，自己是在大蛙寨的蛙肚沟，她该是大蛙族的女娃子？

看胸纹她是刚行过成人礼，奶头尖紫红还没开瓣儿……是那个，绕三圈？大眼？黑点子？红毛说过，有个大屁股的黑眼女，花儿穴长的和人不一样……瞅她活灵灵转的眼窝水，一盯你，把人直要吸进去，怪不得，就该叫她黑点子！眼珠活活放光亮！

她翘突突牛角般挺着奶，奶头嘴爆着两蛋山红豆。身上热烘烘的，柴枝火中扑扑爆，葳蕤草辛香的气味，一动，火焰映得眼前油亮的红奶子颤跳……

“你，鱼寨的？大鱼母的豹娃子？”

“唔？”豹娃惊讶，朝上坐了坐。

“看我，”女人扑闪眼，“看着我眼窝，我是谁，知道不？”

头晕晕，胸燥热，又嗅到了葳蕤草沁心的气味。豹娃眼一扫，

身下是蒿叶子、薰叶、青骨蓉，他四下瞅，吸鼻子，山洞里，咋会有葳蕤草的气味？

常年跑山追兽的豹娃子，阔大隆起的鼻孔，能辨别各种兽虫花草的气味。走在崖阴下、苔洼子、泉水边，不知为甚，只要看见阴湿地长着葳蕤草时，他总爱吸那气味，浑身热燥涌起兴奋。

女人不知从何处掏出一把油松子：“吃，嗑好的。一箩筐粉菽萸，全抛了。我在大崖上拔毛豆，花豹追，滚了沟的。今儿，是回不去了，手接住呀，你还不饿？可没别的压饥……”

当豹娃贴近女人时，他觉出了，是女人身上发散着葳蕤的气味，深深吸气，他一动不动：哦……她的头发、她的嘴唇、她的鼻洞、她的皮肉、她那皮筒裤下的花儿，湿烘烘混着汗腥骚鲜的气味，像浓黏的湿雾，将豹娃浸泡着，悬浮着。

身子空了，轻了，飘了，浑身的燥热黏着眼窝，迷迷糊糊豹娃伸手，嘴唇贴在女人两奶中间的肉凹里；女人的身子一激灵，豹娃的两手一使劲，热淋淋的葳蕤草汁涌进嘴唇。

在焰苗燎晃的火光中，黑点子张开大腿，豹娃子失声叫唤。已经交欢过不少女人的壮汉，竟像头生子看见阴阜毛丛中的花儿，他哆嗦着，女阴那两竖蚌长的唇肉，会猩红！鲜亮！火焰般跳进眼，烧眼窝、烧着心，腾腾撞肋骨。

红的像……像见过的却急急叫不出的甚……是跑山追虎，在荆丛枝上捡起一撮老虎毛。豹娃将虎毛举起对着阳光辨色，虎毛由根到尖颜色变深，顶梢的红色是鲜血般红，像快要烧化的太阳，眼前的红血晕化了。这女人，黑点子、花儿的猩红鲜艳，让人眼一惊，一团火，烧心。

嘴巴张开了，豹娃的眼被火红燎烧着，花儿活灵灵，润沁沁，鲜腥诱人的葳蕤花吐气……豹娃懵昏昏挺了进去……

哦，哦、哦……女人颤喘、哆嗦……里边温滑的深处，有鲤鱼柔而韧硬的嘴吻箍咬着；突地松开了，浑身从云顶跌落，不待他抓着，鱼嘴子又戏弄般夹咬紧，随即一紧一松，挤压着咬弄着吸吮

着，全身泡在温热的水中，时儿浮起，骤然沉落，耳旁是急喘呻吟，身下颠甩的身子光滑的实实虚虚，明明是在自己怀里，两臂死死地搂住，又进不深去，鱼嘴儿耍着一躲一闪，豹娃大张嘴吸气，浑身燥烧鼓胀，一次次全力向前，一次次向花心的鱼嘴突刺……

黑点子咬豹娃的鼻头，咂他的下巴，两只手臂环套着脖项，任他疯野冲撞，任他呼喘呐喊；豹娃如沉埋在深水底下，憋着闷着死命用劲想探出头来吸口长气喘口气，再一次用劲，他含混不清的眼窝睁的凸胀，突地，他在黑点子放声的嚎叫中爆发喷射，汗淋淋的身子一抽一颤地律动，像水波上的木筏子随着波环扩散跳荡，他越来越慢，身子渐缓，草窝中的声音渐渐弱细，打飞在半空的草叶悠悠落飘，火焰苗子澄黄跳跃，山洞顶壁的水珠子滴落，啵……啵……啵……啵……

突地惊醒，豹娃一身黏血：她是蛙族的女子，怎会咬鱼嘴？咬鱼嘴……只有鱼族女人才是咬鱼嘴！他手一抓，光溜溜的屁股蛋，不是魔，怀里躺着人，黑点子！蛙族黑点子的花心里，怎会咬鱼嘴？莫非，她，是鱼族人……

豹娃大叫一声，黑点子猛惊起，瞪大眼……豹娃朝后缩身子，定定地看着眼前的女人。黑点子看着豹娃，汉子一身的血水……

2

大鱼母松了口气，几家老族母总算都说话了。豹娃是自己肠子里拱出来的，家族母们若反对，双鱼母再一横头咬牙，这坎，就过不去。大鱼母转过身，面冲大鱼神跪下。大公房中央的火塘在她后背腾焰，大鱼母喃喃祈祷，求神灵给示。

双手合了一白一黑两竹鱼符片，举过头顶，在族神脸前摇了三下。头顶两掌分开，鱼符片落地。哦，是双白向上，诺！守火婆婆一看，忙用骨匕在地面东方划了个↑号。大鱼母叩头，捡起竹鱼符片，举过头，三摇，散掌，双黑，恶！守火婆婆在南方划了×号。西方，神又是诺！大鱼母心始安定。北方，诺！长松口气，大鱼母心知，事，成了。

天昏黑，出寨跑山的、采果的、捕鱼的、捡蛋的、砍柴的、烧陶的，鱼族人都聚回了寨子。广场中心族神台旁，燃起火，大鱼族人环火坐大圈。掐死的花豹抬到火场边，豹头冲族神台，四肢扯开伏在地上。

豹娃子，全身涂画了豹皮似的斑点，额头画了全鱼，他一脚着地，一脚踏着死豹脊骨。

大鱼母双臂伸天，十指叉直，拖着长声，缓缓唱说：

“唻！炎氏神、炎氏神，你的后人，鱼族豹娃子，他空手掐死了一头豹，他是一条硬汉子！唻……

族老，点头了，神灵，给示了，唻！

鱼族给他新名号，从今起叫他掐死豹，唻！”

“掐死豹！掐死豹！”环火坐地的族人应和吼呐着。

“花豹能跑能扑又能咬，跑，跑不过掐死豹，唻！

扑，扑不倒掐死豹，唻！咬，咬不着掐死豹！唻！

掐死豹有族神护佑着，掐死豹身上带神火！唻！

掐死豹脚踩花豹头，掐死豹脚踩花豹背，唻！

掐死豹脚踩花豹的爪，掐死豹脚踩花豹尾，唻！

掐死豹脚踩花豹的魂，踩！踩！踩！踩！踩！”

掐死豹双脚踏在死豹身上，拖地的花豹尾弯弯翘起，他站稳了，大喝一声：“我，大鱼族的掐死豹！”

“噉！”环火坐地的族人呐喊欢呼，挥舞着双臂，随即，碰击石块当当当，扯直皮裙擂得腾腾腾，竹筒敲打梆梆梆，陶哨子吹出啾啾啾，陶响铃摇得哗哗哗，骨管子吹出呜呜呜，巴掌拍胸啪啪啪，

柴堆腾起的黄火焰被震得抖抖晃晃，红火星子爆迸半空噼噼叭叭炸响着。

死豹拖走了，剥皮，剥肉，竹枝穿了上火烤，全族人人有一份。掐死豹面前摆着石斧、石环、石球、骨匕、尖底瓶、骨筭、绿松石、骨箭头、坐皮子，族人贺送的一堆礼物。

大鱼母从脖项摘下鱼骨珠串套在他脖子上，掐死豹身子一沉，颤了颤。八女八男环火跳圈，踏起了鱼戏舞。烤肉条、谷饼子、榛子豆、山红果、蜂蜜水、煮鸟蛋、焖竹鼠、山芋芋、绿芡叶、烧鲤鱼……族人吃、喝、喊、笑、跳，月婆圆了三次啦，吃黏饭到今天，鱼寨又过大族宴！^①

大柴堆火焰炽烈，焰舌喷出无数条火蛇嘶咬夜空。突然间柴堆爆响，火星迸散飞起又落到族人群中。被烫烧的惊呼怪叫，不知谁吼，顿时哑声静场子。南方天空，一颗红星拖着火尾巴划落，族人惶惶，齐喊大鱼母。

大鱼母仰起头，瞅着天愣愣发怔，星色血红，星头子破了尖，这……一时她不知落星送吉送凶。半晌，她打个冷颤，低头，无人添柴的火堆已自灭了大焰，红火炭柴烬，被风一吹，闪闪暗暗。

“寒重了，该……卧睡了。”双鱼母站起，想要走。

大舅公转脸，探询地望着大鱼母。

“噢，噢，睡咯……”大鱼母点点头。

众人觉着大鱼母的语气不对，大舅公站在原地不动，双鱼母家族的人已扯散人圈，无火的广场顿显黑暗。天上云浓，遮了月。寨边的华阳山，与夜空黑成一混。沧河水隐隐响，寨中的一片片大树被黑夜吞没。

寨门处传来人尖叫：“豹！豹！豹……”

叫声突然，惊炸、纷纷散开的族人惊呆止步，四下环看：护寨

^① 注：上古始分两季，后有四季历分。收谷后天气渐凉，季节更替，吃黏饭是收获谢神之大庆宴。

沟外的夜黑中，一点、两点、三点、闪烁、绿晶晶、冷冷寒、亮点子……是……是豹子？

族人的叫声骤然爆发，转头，回身，圆形寨外的浓黑中，密麻麻无声的绿光点移动着，近处、远处……嗷呜，豹子突发吼声。嗷呜呜，黑暗中四处响起的豹吼声火团般烧耳撕心，闷重的嘶吼带着豹嘴喷出的兽腥气……

众人懵了、傻了，哆嗦、互相挤靠，怎、怎、怎会有这多豹？

嗷呜嗷嗷……冷亮的绿眼光点倏地后缩，消失，顷刻间又复出现。环沟的土块哗哗落，豹子在冲、在试着，想跳过护寨沟，冲进寨！

汉子们缓过神来，掐死豹抓了石矛，朝对岸狠狠投去。六指跳索绳在半空嗖嗖转，甩手，连环石飞入黑暗。红毛、哑巴、泥鳅、胖鱼头都搭箭，弓弦碰碰响，一支支羽箭飞过去……

静静的，寨沟外黑暗中，没听见豹子受伤的痛嚎。夜黑中的绿光点仍在跳跳游动，豹不怕，豹不退，豹只是愣了一下，一时没叫，猛然间，又吼叫，叫声更凶狠。

大舅公一声啸，吆喝众人找干柴，燃起红火。手腕粗的带火棍投向黑暗中的豹群，火棍落地弹起，豹子吓得躲身惊跑，闪亮中看见花豹又扑跳回来，蹄爪扑踏踩跳，火棍黑了，让豹群踩灭了。

昨夜，华阳山中远远近近上百头豹子，听了公豹一夜的惨叫。母花豹的血腥味浮飘在鱼寨上空。寨中高木架上吊着母豹，浓黏的豹血淤在地上，肚中掏出的小豹仔一团血肉扔进寨沟里……公豹闻着血腥味发疯了，众豹被同族的惨死激怒了，要扑进鱼寨，要把寨里的人咬死，撕成肉片！

一头狂暴的细腰豹跃过了寨沟，冲撞寨门，钵口粗的圆木寨门喀吱响，摇撼。大舅公忙喝人用木杠顶门。

咚！咚！寨门被撞响声不断，一掀一掀向里倒。大鱼寨四周，男女老少举着火把，火在头顶看不见远处黑暗中的豹子，只听见沟对岸无数只豹疯吼。寨中的男女老小挣着气力呐喊，击打手中的石

块竹筒棍棒，再吓唬，豹仍吼，豹不怕，不退！

“哇！”北边的人炸喊，沟对岸又一头豹箭闪般扑起，腾空的花豹嘴露尖齿，跃过了寨沟，扑了过来。豹前爪搭抓沟沿，后爪踏空，身子跌翻沟底。族人惊恐，石块木棍陶片一阵乱投，豹一声嚎，翻身顺沟蹿纵，族人呐喊着打打打，追着投石，豹蹿到寨门木桥下，只听见沟壁土块抓挠地落块碴，豹一闪，砸在身上的石块陶片弹飞，豹扑上了沟，没入了黑暗中。

惊恐紧张的族人无奈，沿着沟边跑动，不停地甩石、投矛、扔火棍，逼吓豹群不得跃过沟寨。豹吼声震耳不断，豹群不退，豹在寻找、等待，黑暗中的绿光点密麻麻，来回动；沟对面的土岸沿不时坍塌、落土块。

豹，是想把沟填了？豹，是想把坡弄缓？豹，拼死发狠要进寨咯！

天色灰白，花豹显出黑糊糊的团影。大舅公让人准备重石倒钩箭，性急的六指跳投出飞石索，石球砸在豹身上，豹怪叫，不待再放箭时，豹子群悄然后退。眨眼间，黑昏昏空荡荡，沟对岸，甚也不见了。

静，众人睁大眼搜寻，草晃、树摇、风嗖嗖。

腿软、手软，汉子们一个个坐在了地上。

3

入夜，豹群又围寨吼叫。整整一夜，豹子寻找机会冲寨。天微明，豹群又自行隐退。一夜折腾，汉子们没了气力。大白天，也不敢进山猎兽，山里，有豹。女人背尖底瓶下河打水，也得汉子跟着

持矛守护。三天了，大鱼族的男人，天黑无法去小蛙寨睡女人。鹿寨、小蛙寨的男人，也不敢靠近大鱼寨。

大公房内，面朝族神，背对火塘，大鱼母双膝跪地，久久地祈祷。守火婆婆咣一声击陶罐，大鱼母回过头来，是六指跳：“大鱼母，华子寨、蛙寨、小蛙寨、鹿寨、虎寨，全撒了谷。剩下三寨的，人也上了地，人家今天就种全了，咱们……”

大鱼母呆怔不动。守火婆婆挥挥手，六指跳不敢多话，出了大房子。大鱼母心有数，就这两天的限，再不撒种，谷神就不给苗了！种谷，要拜太阳神、拜月亮神，给地母射精献人血。晚上出不得寨，神灵拜不到，谁敢，把谷种撒进地？三大片烧荒地，今年是三大片呵……大鱼母一哆嗦，忙伸手扶住身旁的大木柱。

“妈窝！妈窝！”是掐死豹跑进了屋，他背弓持矛腰插石斧，怒冲冲，叉腿立火塘前，“今黑间，我和弟兄出寨子，砍死它几头，鱼族的汉子，要这样活活憋死……”

大鱼母定定瞪着儿子，掐死豹张着嘴，咽了下边的话。火焰呼呼，烟团抽得直冒屋顶。大鱼母冷冷道：“你，走。”

掐死豹慌慌后退，转身走到门道口，身后，传来大鱼母的话：“谁出寨，砍腿。”

掐死豹出了大公房连连唉气，门外等着的哑巴、红毛、呼雷生、胖鱼头、大嘴一伙汉子泄了劲，纷纷叹气，跺脚，一屁股坐在了地上。

与大鱼寨连畔的东大岗谷地，大蛙族人用尖头木棍插土、撒种。人们歇息，黑点子抱住空陶瓮，眼呆呆看着大鱼寨。大蛙族的谷地与鱼寨谷地相接连，鱼族地面上空荡荡，坡下圆形的鱼寨不见冒烟，也不见人影子。豹娃哥分手时说好要来的，黑点子，空空等了三晚上。

大鱼寨！大鱼母！大鱼母的神能响遍三湾九族寨。通灵、接神、施咒、撵鬼、治病、请雨、大鱼祭、大排场，女娃儿经她行成年礼，花儿深处能闭合，就像水中鱼吞嘴，尝过滋味的男人，火烧

火燎奔鱼寨。

怪，山洞那一夜，黑点子知道是大鱼母的骨血豹娃子，大鱼母来神了，一股气劲穴里热，自己的花儿会动了，自己会了咬鱼嘴？这可是从来没有过！豹娃受惊，还以为自己是鱼族女，把他吓成那样子，唉！豹娃是为救自己才掐死了豹，掐死了豹，鱼寨才有劫，求过大蛙母帮鱼族驱豹，蛙母说，豹围寨是神意……

“点子，走哇，没瞅天快黑了，等死哇，就不怕豹子！”蛙子姐呼叫，黑点子一愣神，回头，族人提瓮背瓶肩扛尖头棍正纷纷离开谷地。

鱼寨大公房门口，大鱼母端坐青石上。她眼瞅寨大门，手抓着三柄信竹刻。上午在屋内，斥走了豹娃子，大鱼母心知拖不得了。只有一招，自己动大法，摇花儿。

大鱼母是三年前戴上族后圣鱼带的，四十出头的女人为族后，她便不再接待男人过夜。族后，一身关乎全族安危，精气毛发指甲血水都不敢随意与外人接触、让外族人得了去。三湾九寨的人都纳闷，怪咗，大鱼母不知得甚神力，额脸的皱皮光展了，磨秃的牙脱落，长出上下新牙齿。她奶头翘翘不耷软，屁股滚圆圆，竟像娃娃女！和大鱼母睡觉，得大鱼母的神力，三湾九寨的男人，成神的大吉喜咯！

大鱼母拿出八根葛绳，缠了花、插了木鱼、滴了红血，让族人分送沿河八族寨。送话：谁先打死围寨豹，谁跟大鱼母过一夜。哪个寨的男人来驱豹，鱼寨的大门为谁开。现在，近处的小蛙寨、鹿寨、华子寨送来了带血的竹刻。大鱼母相信，其他五族的男人也会来。大鱼母摇花儿，鱼族女人的红鱼嘴，不想的，不是汉。

寨内，叮叮叮、咣咣咣、嚓嚓嚓、唰唰唰、咣咣咣……大舅公和石斧九正领着族人削尖棍、扎火把、砸石球、磨箭头，只待人夜，外攻里打，杀退群豹。鱼族人急了，再不拜神种谷，几百张嘴，吃甚？活饿死？

大蛙族的信刻子来了，虎族的来了，南山深处的飞狐寨闻风也